

法相學會集刊

第三輯

世親三自性論之傳譯概況及其梵文論題

〔趙國森〕

三自性論主要從三自性的本質及相互的關係加以闡釋，是了解世親 (Vasubandhu) 三自性思想的一本重要著作，故此論自發現以來，中外學者先後有不少的翻譯和研究。然而，一般的研究者均對漢譯的研究情況闕如，故筆者認為須要有較全面的報導，是以撰寫本文，讓讀者了知本論現時的翻譯情況。

另外，筆者在本文中列出梵文及藏文本有多種不同的「論題」，從而指出現時一般學者大多以 Trisvabhāvanīdeśa 為本論題目；及環繞漢譯中有關論題的不同情況而加以分析，及推論金克木先生的譯文可能是依 Giuseppe Tucci 的梵文本翻譯出的！

(一) 緒言

三自性論是世親論師的晚年著作，與唯識三十頌一樣，祇有偈頌，來不及造長行解釋。在過往的漢譯文獻中未見提及，在西藏則有兩個譯本（下文有詳細說明），但卻無人注解或研究，直至近代列維 (Sylvain Levi) 在尼泊爾 (Nepal) 發現本論的梵文原典，才受佛學界注意。

本論共有三十八首頌文，是一部以三自性為專題的論典，作者透過不同的角度把三自性的特徵表現出來。其中如第十頌至第二十一頌，將三自性從「有與非有」、「二性（有與非有）實為一性」及「雜染（遍計和依他）與清淨（圓成實）無別」等一一地加以闡釋，較其他唯識經論更能深入剖析其本質；還有在第二十七至第三十頌的幻喻，是所有經論中最清楚而完整的「一」，把遍計喻為象體；依他喻為行相（影像）；阿賴耶識喻為咒術；真如（圓成實）喻木片。這是在大乘莊嚴經論的基礎上，更進一步的對幻喻作有系統的組織。可見本論對了解三自性思想的特質是不可或缺的參考文獻。然而有關三自性論的研究，在學術界中多偏重在歐美及日本的報導，對漢譯情況完全闕如，筆者有見於此，擬作較全面的概述，俾能了解本論現時的研究情況。

(二) 兩本不同的梵文原典

學術界一向以來，認為本論只有一個梵文原典，是烈維氏於一九二八年在尼泊爾所發現的「2」。但在 Ferrando

Tola 及 Carmen Dragonetti 所著的《世親之三自性偈》(The Trisvabhāva kārīkā of Vasubandhu) 一文〔8〕中，提出了兩點有力的證明，認為《三自性論》應有兩個不同的梵本。

該文第一個證據指出，另一個梵本是屠寄 (Giuseppe Tucci) 在尼泊爾所發現，(文中未有說明發現年份，但不會後於一九三九年) 並複寫了一份寄給 Vidhushekar Bhattacharya, V. Bhattacharya 將抄本交給蘇季子·穆克基 (Sujitkumar Mukhopadhyaya)，並於一九三九年校勘後，與藏文對照英譯出版。(上述的情況乃蘇季子·穆克基於該論出版時所自述〔4〕。《世親之三自性偈》一文還強調蘇季子·穆克基似乎不知道有日本山口益及法國蒲仙 (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) 的兩個譯本。另一個有力的證明，是該文作者把山口益的校刊本 (即烈維所發現者) 與蘇季子·穆克基所校刊 (即屠寄所發現者) 的梵本對勘，發現在三十八頌中有多處差異，並把它用注釋逐一表明〔5〕。據此，研究本論時應要注意兩梵本的問題，來分析譯本內容的差異。

(三) 兩個不同作者的藏文本

藏文本的三自性論見西藏大藏經的中觀部通帙第一九八，NO. 三八四三，題為《入三自性成就》(Svabhāvatrāyapraveśadhana) 龍樹造。(此本較另譯多兩頌，共四十頌，據楊氏謂是在另本的第二十六頌後多出〔9〕。又唯識通帙第二三八，NO. 四〇五八，題為《三自性說示》(Trisvabhāvanirdeśa) 世親造〔7〕。(此本與梵本同為三十八頌，但三十三及三十四頌次序與梵本互易〔8〕。) 此二藏譯在西藏一向無人研究，直至三自性論梵本問世後，才受人注意，取之與梵本參照互勘。

(四) 現代譯本的介紹

自烈維及屠寄發現本論以來，據梵文或藏文翻譯成日、法、英、漢、印等五種文字的譯本大略共有十三個〔9〕，茲列述如左：

1. 一九三一年日本山口益校刊於「宗教研究」第八卷三月及五月號上。該文參照梵文及題為世親造的藏文本譯成日語，並加有注解。

2. 一九三二—一九三三年法國蒲仙以山口益校刊的梵文本為基礎，再對照兩藏文本，而把它譯成法文，發表於漢學

與佛學叢刊 (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iques) 第二卷。

3. 一九三三年日本寺本婉雅，把藏文本日譯，名為《西藏傳世親造三自性決釋論》，發表在マコノ第一期，後收錄在其所譯「安慧造，唯識三十論疏」內「10」。

4. 一九三九年印度蘇季·穆克基校刊，以單行本問世，該書將本論梵文及二藏文本並列，且加有英譯和梵藏文名詞索引。(此梵本與烈維的梵本不同。)

5. 一九四八年三月我國金克木先生，依梵本及參照二藏文本，將之漢譯，但沒有注解。在文末有譯者附記，是對本論發現、傳譯及思想淵源的概述，發表在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紀念論文集內。

6. 一九四九年四月，我國劉孝蘭氏，依題為世親造的藏文本漢譯，無注釋。文末有劉孝蘭的譯者說明，謂其譯本與金克木所譯有多處出入，尤以第三十五頌最為顯著。發表在現代佛學雜誌一九五四年十月號。

7. Thubtan Chogdub Śastri and Rāmaśankara Tripāthi, in Gaṅgānāthajhā - Granthamālā, vol. v, Viññāpimātrāsiddhi (Prakarānadvayam) of Acārya Vasubandhu, Varanasi, 1972, pp.449-458, edited the Sanskrit text of Vasubandhu's Treatise. 此乃蘇季子·穆克基校刊的複製本，並附有北印度語的譯文「11」。

8. 一九七三年山口益增補舊作，連同藏文題為龍樹造的《入三自性成就》也一併收入對照，且補充了大量的參考資料於每頌之後。此文收入山口益「佛教學文集」上卷。

9. 一九七六年日本長尾雅人，再將本論日譯，附有注釋，收入大乘佛典第十五冊(世親論集)內。「12」

10. 一九七八年我國楊白衣氏，據山口益(七三年增訂本)及長尾雅人的日譯及注釋本轉譯，文章前後是楔子和結論，內文每頌均有注釋。(蓋為綜合兩日譯本而成的漢譯「13」。)發表於佛光學報第三期。

11. 一九八二年我國韓鏡清氏，據二藏文本譯成漢語，並引瑜伽行派經論作注釋。發表於燕園論學集。

12. 一九八二年湯瑪士(Thomas A. Kochumuttom)所著「瑜伽行者世親之著作新譯及解釋」(A New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ks of Vasubandhu The Yogacārin)一書內收有《三自性論》(A Treatise on the Three Natures)的英譯及注解。

13. 一九八三年 Fernando Tola 及 Carmen Dragonetti 合著「世親之「三自性偈」(the Trisvabhāvavākārikā of Vasubandhu)，此文有詳細的導論，重新英譯、注釋及兩個梵文本的對勘說明，是研究本論的一篇重要論文。發表於印度哲學雜誌第十一期 (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1983)

(五) 梵文的論題

本論梵文的論題各譯有頗大的差異，現將筆者所見列出：

烈維的梵文抄本：Trisvabhāvakārikā; Trisvabhavaḥ [14]

屠寄的梵文抄本：Trisvabhavaḥ [15]

題龍樹造的藏本：Svabhāvatrayapravesasādhana [16]

題世親造的藏本：Trisvabhāvanirdeśa [17]

金克木的譯本：Trisvabhāvanirdeca [18]

韓鏡清的譯本：Tisbhāsa-nirāśha [19]

在此，有幾點應要注意：

1. 藏文本題為世親造的論題與梵本比較接近，而題為龍樹造者，各譯本不予採用。

2. 梵文本的兩個論題中，山口益及「世親之三自性偈」一文採用烈維 Trisvabhāvakārikā，而蘇季子·穆克基則不取屠寄本 Trisvabhavaḥ，反選用題為世親造的藏文本論題 Trisvabhāvanirdeśa [20]。

3. 金譯的梵文論題與蘇季子·穆克基同，但排印上有手文之誤。(Trisvabhāvanirdeca 中的 c 應為 s) 另外，從金譯所用的論題來看，可以推想，他所據翻譯的，或許是蘇季子·穆克基的梵文校刊本。(按金氏沒有說明根據那一個校刊本。)

4. 韓譯的梵文論題，與其餘各譯者不同，未知來源如何？韓氏的譯本是根據兩種藏文本，並無梵文本對照，或許他是依藏文還原為梵文的「21」？(按：此乃筆者個人的推測。)

5. 根據此處四個不同的梵文論題，無法決定何者是原來的用法！「22」但一般通用 Trisvabhāvakārikā 或 Trisvabhāvanirdeśa。

注釋

「1」三自性的比喻可分為三大類，(一)大乘阿毘達磨經的金土藏喻；(二)攝大乘論的繩蛇麻喻；(三)幻師幻變起象馬喻。此處是指在第三種的比喻中是最完整的。

「2」參見 Fernando Tola 及 Carmen Dragonetti 合著「世親之三自性偈」(The Trisvabhāvakārikā of Vasubandhu)

二二五頁。及楊白衣「三性論之研究」頁九。

[3] 此文見於一九八三年度哲學雜誌第十一期 (*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* 1983) 二二五至二六六頁。

[4] 轉述自「世親之三自性偈」一文，頁二二五。

[5] 參見該文二四九至二五一頁，及注釋第四五至八五。

[6] 在注「8」所列的譯本中，祇有楊白衣提及多出的兩頌。見楊文第三三頁。

[7] 參見西藏大藏經總目錄五八〇頁及六一一頁。(現代佛學大系第五九冊，爾勒出版社)

[8] 翻閱劉孝蘭及韓鏡清兩譯本可見。

[9] 此處的十三個譯本，以筆者所知為限，或許實際不止此數。又其他文字的譯本筆者亦無資料。又此十三個譯本的介紹，筆者主要是參考下列文章：

A *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* 1983,

"The *Trisvabhāvakārika* of Vasubandhu."

B A New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ks of Vasubandhu The *Yogacārin* p.90-p.126

C 楊白衣著「世親三性論之研究」。

D 韓鏡清譯「西藏傳本世親顯明三性論」。

E 劉孝蘭譯「三自性論」

F 金克木譯「三自性論」

[10] 參考佛學研究指南，關世謙譯第一一五頁。

[11] 此文筆者未能找到合適的漢譯，故把原文照錄。

[12] 此書應為一九七六年出版。但「世親之三自性偈」一文誤以為一九七九年出版。

[13] 楊譯非由梵文或藏文直接翻譯，但為了全面了解漢譯的情況，故姑且列入。

[14] 「15」見「世親之三自性偈」一文，頁二二八。

[16] 「17」同注「6」。

[18] 見金克木譯「三自性論」譯者附記。

[19] 見燕園論學集所收「西藏傳本世親顯明三性論」。

[20] 筆者按：因蘇季子·穆克基校刊時，不知有烈維氏的梵本，故他比較後，或許認為藏文論題較勝。

「21」從韓譯的內容看來，並無提及有梵文本，又似乎不知道在他之前已有金克木、劉孝蘭及楊白衣的三個漢譯。
「22」此處乃「世親之三自性偈」一文的觀點。

附錄：

本文撰寫完成後，筆者又發現史提芬安勒加（Stefan Anacker）的世親的七種著作（Seven works of Vasubandhu）中收有三自性論的英譯，據此本論的譯本，共有十四種之多，而本譯的出版時間是1986年。